

张源：为摄影而生

文 / 张源 摄影家

[导语] 在摄影界，张源绝对是个有天赋，有才略，有胆识的摄影人。他的摄影技术精湛，作为《中国国家地理》的签约摄影师，他总能创作出精致、高质量的专题作品，在业内得到极高的评价和认可；他的摄影语言精彩巧妙，在面对多人同时拍摄的主题或场景时，他几乎总能拍出更出色的画面，视角独到，构图精彩；他在国外的创作过程常常伴随着各种惊险的状况，堪比一部历险记，但每每都被他机智地化解掉；他兼具品质和灵性的摄影作品别具一格，在竞争愈发激烈的摄影市场里做得有声有色，羡慕旁人，也令人由衷敬佩。他的摄影之路如何走过，成就如何取得，不妨让我们听他讲述，一起领略他的摄影传奇经历。

摄影，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艺术：简单，三分钟可以学会；复杂，一辈子都在路上。

从一台海鸥相机开始

相机，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部摄影器材，可以这么说，相机就是我的亲密战友，它忠实地记录我眼中的生活，同时又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相机于中国还属于稀罕物的上世纪60年代，每到过年，父亲总要用他的一台海鸥相机给我们几兄妹拍照，并亲自冲印。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童年的我便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中学时，我已经会用那台双镜头相机给同学们拍摄照片，并自己冲印胶片了。

八十年代初，在西双版纳的泼水节上，常常可以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家的身影，他们手中各种各样的长枪短炮令我眼界大开，垂涎不已。机缘巧合，在某一年的泼水节上，我有幸结识了昆明摄影家黄国强老师，并自此开始与黄老师书信往来。黄老师总是毫无保留地将他的摄影技巧传授给我，同时，也会告诉我一些摄影资讯。当得知云南

省摄影家协会要举办一届为期一个月的摄影高级培训班的消息时，我欣喜若狂，立刻报名参加。在那届培训班上，我得到了包括当时中国最好的摄影家王志平、王苗等老师的教诲，获益匪浅，为我今后的摄影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是在昆明上培训班时，我意识到一部好的相机对于摄影创作的重要性，于是，我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1000多元，购入一台亚西卡单反相机，搭配一个35-70的镜头。1000多元放到现在不算什么，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却是一笔巨款。然而，为了心爱的摄影，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后来，这套相机也跟随我走南闯北了十余年，在它身上，满满都是那些年摄影路上的种种记忆。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与西双版纳电视台的王艺忠经常一起创作，期间也多次跟随黄国强和吴家林老师在西双版纳进行摄影创作，这些经历都使得我在摄影实践上更得精髓，也更有自己的想法，作品也陆续开始在《大众摄影》、《国际摄影》等专业、权威的摄影刊物上发表。八十年代中期，我考入了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艺术摄影专业。当时国内



山里的孩子-4

大学都没有摄影专业，我们基本没有摄影专业教材，学校让我们自己购买《纽约摄影学院》教材上下册。教摄影基础的是物理系教光学抽调过来的刘祖荫教授，同时，学校也给我们聘请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师资：国内有韩子善、狄源苍、朱羽君、丁遵新、易中天、彭国彰……海外的有美国李元、香港陈复礼、日本黄金树等几十位国内外顶尖摄影大师给我们提供了丰沃的艺术土壤。

第一次摄影展

在武大求学期间，我拍摄完成了《山里的孩子》和《武汉人》两个纪实专题，作品分别发表在《中国摄影》、《人民摄影》、《艺术与时代》、香港《摄影画报》等刊物上，并且在学校做了第一次《山里的孩子》专题摄影展。

《山里的孩子》是1988年我在云南一个叫做西盟佤山的地方拍摄的作品。居住在西盟佤山的佤族人非常贫困，家徒四壁，衣不蔽体，没有电灯，甚至连烛火都没有，那种接近原始生活的状态深深地震撼了

我的心灵。短短四天，我不断地举起手中的相机，孩子们干净淳朴的目光，直直地钉在了我的心上，30卷胶片仍旧让我觉得还不足以完整地记录下佤山的生活点滴。

《武汉人》拍于1989年，有一阵子，我痴迷于端着相机行走在武汉的街头，希望用镜头记录下那别具汉味的市井生活。当时正值夏末，秋老虎已经逐渐收敛了下来，一到傍晚，人们便从家里搬出饭桌、竹床吃饭纳凉，平房巷弄里特有的热闹与和谐也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家家户户都在屋前摆个小桌吃饭，夜里就在巷间或街边搬个竹床睡下。十天半个月不在家，只在门上挂个小锁；平时整天整夜敞开着门，邻里相互串门更是稀松平常……如今回想起来，那份穷开心式的和谐友邻，哪里是现在铁门铁窗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高楼别墅能体味得到的？

张源的“标签”

1989年毕业后，我便随大流南下海南岛，在《海南特区报》做了半



百岁老人——黄妈坤



乘凉

年实习记者。后来到广州外资金马广告公司做专业广告摄影师半年。1990年进入深圳《现代摄影》工作。1992年自创深圳巨匠摄影设计有限公司至今，从事商业摄影20多年。

2009年，我协助深圳福利基金会拍摄一本关于广西巴马的画册《生》，当时拍摄到几位百岁老人。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作为摄影人能为那些生活在闻名世界的长寿之乡的百岁老人做些什么。终于在2011年，在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我与深圳市社会福利基金会合作，探访巴马百岁老人，前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用8x10的黑白胶片拍摄了120位百岁老人。回来编辑画册过程中，我选择了100位百岁老人入册，100位百岁老人年龄总和超过10000岁，由此萌生了《巴马万岁》这个创意。《巴马万岁》画册有幸得到我的老师易中天题写书名，旅法艺术家王志平老师写“序”，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还据此撰写了5000多字的论文。

2010年春节，我与王艺忠再次进入金三角一星期，拍摄了大量纪实摄影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同学贾玉川在深圳《晶报》发了对开两个版面的纪实专题报道。《中国国家地理》编辑王杰亲自来到深圳，准备据此深度报道金三角专题，为此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撰写了大量图片专题报道。遗憾的是，最终因为题材敏感，该专题未能发表。由此，我又重新开始了纪实摄影创作。

二十余载的商业摄影经验赋予了我比纪实摄影更高的艺术性。经过这6年的纪实摄影的磨练，也让我的作品风格贴上了一张名为“张源”

的标签：艺术+纪实。拍摄时我更偏重艺术，同时也尊重纪实的属性。多年商业摄影的经历让我的纪实摄影作品更偏重唯美，只有在光线、色彩、构图条件兼备的情况下我才去完成拍摄，同学焦胜曾调侃我的作品应该归类为新纪实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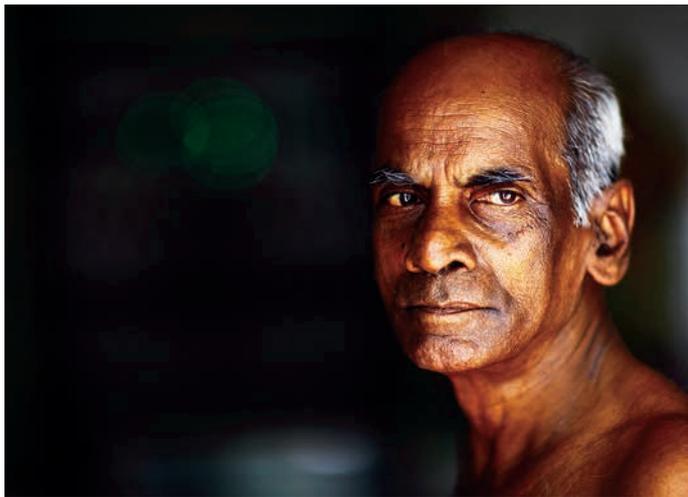
2010年至2014年，我先后6次进入缅甸，基本走遍了缅甸全境。拍摄结束后，我开始了《缅甸》画册的选片、编辑、设计工作。中国摄影出版社原计划这本画册于2014年春节前出版，结果当时正值缅甸政府与多个地方武装发生军事冲突，出版之事也因此一拖再拖。直到2015年底缅甸政府与多个地方武装签署停战协议，缅甸大选随之尘埃落定，中国摄影出版社才重新启动《缅甸》画册的出版程序，真乃好事多磨也！

2014年完成《缅甸》专题以后，我在春节开始了一个人南亚云游的旅程。经过孟加拉拍摄了10天，再进入印度拍摄了12天，也由此对这两个南亚国家有了初步认识。我决定先拍摄孟加拉专题，经过两年6次进入孟加拉全境拍摄，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孟加拉专题的拍摄，目前正在专题后期制作中。

2016年，我又开始启动印度专题的拍摄，现在已经进入印度3次，准备10至15次拍摄印度。在我看来，我就是为摄影而生，注定一生在摄影路上跋涉的人，这其中，有数不清的、难以预料的困难，然而，我却从未想过退却，因为我从中得到的快乐是巨大的，是任何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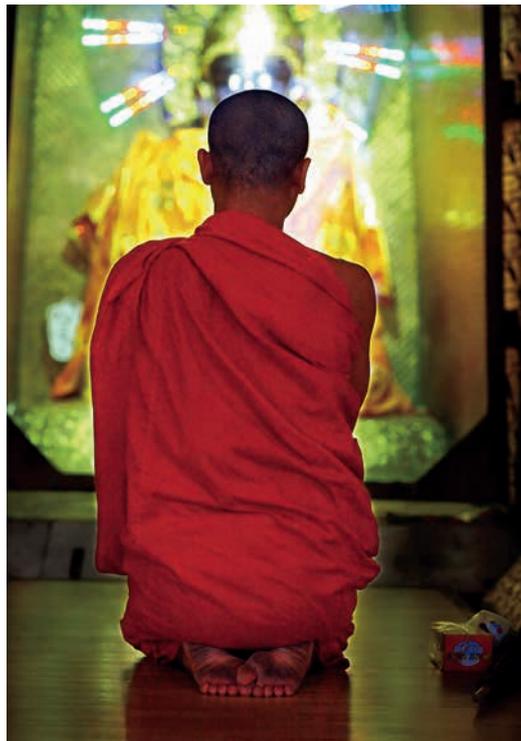


缅甸系列 105



缅甸系列 131

【结束语】看张源的作品，总会被其精彩的瞬间捕捉和构图所折服，精致、细腻的画面令人感动，而其严谨不苟、敢于冒险的创作态度更是令观者的敬畏油然而生。他就像是其作品的影子，低调，远离关注，虔诚地在他的人文纪实世界里呈现精彩。



缅甸系列 139